

民国十大奇案

李炳清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民国十大奇案

李炳清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柯愈春

封面设计:苗 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十大奇案/李炳清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6

ISBN 7-80002-200-5

I. 民…

II. 李…

III. 历史事件—中国—民国

IV. K258.05

民国十大奇案

李炳清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9.75 字数207千字

199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定价6.20元

ISBN 7-80002-200-5 / G · 36

402
113-4
352591

目 次

临城劫车绑票案·····	屈小强(1)
《田中奏折》泄露案·····	屈小强(36)
清东陵盗宝案·····	张焕宗 于 石(55)
庐山刺蒋案始末·····	赵映林(80)
佛堂喋血记·····	吴 雨(122)
杨永泰遇刺案·····	屈小强(140)
黄浚出卖国防机密始末·····	赵映林(171)
唐绍仪被刺案·····	张焕宗(202)
汉奸李士群暴毙秘闻·····	赵映林(217)
永和金号官劫案·····	屈小强(265)
后记·····	李炳清(306)

临城劫车绑票案

屈小强

月白风清，八百土匪大劫车

1923年5月5日夜，皎洁的月光下，满目疮痍的鲁西南大地周而复始地渐沉入又一个梦乡。

“呜—呜—呜……”津浦线上，一列从上海北上的快车从江苏西北入境，沿着波光粼粼的微山湖，风驰电掣般地驶入峰县地面；嘶叫的汽笛划破死一样静寂的夜空。

列车上，300多名中外旅客经过千里颠簸，此时已人人东倒西歪，睡意正酣，全然不顾窗外的月色融融，树影幢幢……

“轰——”突然，列车像撞到一堵巨大的墙壁似地猛然震颤了一下，便戛然而止；行李架上的提箱、包裹连同车厢桌上的杯瓶碗盏，轰即“乒乒乓乓”地纷落下来，搅乱了全车旅客的一场好梦。

“砰、砰、砰……”紧接着列车四周响起了连珠般的枪声、低沉的海螺声以及粗鲁的吆喝声。借着幽蓝的月光往车窗外一看：吓，漫山遍野舞刀弄枪的人向着列车奔涌而来；列车前面，几十棵粗壮的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卧在铁轨上——幸亏司机眼明手快，采取了紧急制制动作，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

祸。位于第8号车厢34座的一位30出头的身着西装的男子——上海《申报》派驻北京的记者方剑林凭着职业的敏感，立时借助昏黄的车灯抬手看了看手表——长、短针一齐重叠在“12”时上。

此时车厢里已是人仰马翻，天翻地覆：妇女的喊叫声，儿童的啼哭声，老人的惊恐声，青壮男子的破窗跳车声……纷纷攘攘乱做一团。

“不准动！”很快，各节车厢门迅速被砸开，拥上来一群群衣衫零乱的壮汉。他们或手执明晃晃的大刀，大声恫吓着人们；或端着黑油油的步枪，不停地拉着枪栓，向着跳窗者做出瞄准状。人们被震慑住了，一下子明白了眼下的处境——遇上劫车的土匪了。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际，土匪们早已一窝蜂地向着人们身边以及行李架上的提箱、包裹扑将过来，肆意地翻检搜刮；不多会儿，个个口袋便都鼓鼓囊囊起来，头上、肩上、脖子上、腰杆上，戴满了、挂满了、围满了、拴满了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帽子、背包、领带、围巾、腰带、丝绸布料……

人们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恐惧压倒了愤怒，个个沉默不语，只求这群劫匪快快得到满足而离开，连孩子们也自觉地停止了哭叫。

“还愣着干什么？都统统给老子下去！”土匪们抢罢，又端起刀枪威逼人们下车。人们一时慌乱起来，不由自主地簇拥着走出车厢。有些机灵的男女，趁乱间仓促拾起地上的几件衣物，揉捆着塞进怀中。

下得车来，300多名男女被集中在路轨边的一处空坝上，在明朗的月光下被分列成排站定。客车上有40来名外国人，

有男有女也有小孩，则被指定在另一侧站好。这时土匪中有位50来岁的被他们称做“老当家”的瘦高个急步上前，吩咐喽罗们向众旅客一一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及客票等级后，借着手电筒光匆匆地登在簿上。当问及那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只听得他们一阵“叽哩咕噜”，双手一摊、两肩一耸地说洋话，把土匪们逗得一阵好乐。此时那位“老当家”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极不耐烦地向着国内旅客这方道：

“你们谁懂洋话？给老子站出来当翻译！”人们哑场了一会儿，《申报》记者方剑林即站出来说：

“我会英语！”他大学里学过英语，以后在上海当记者时又常同英人打交道，口语颇不错。他想着中外旅客一起蒙难，都是朋友，当互相关照；恐匪徒们耐不下性子而做出有伤事理的事来，所以便主动挑起了翻译的担子。

方剑林帮土匪问明了洋人们各自的国籍、身份等情况后，又重新回到国内旅客队伍中。此时有一对相貌相近、身着浅蓝花绸旗袍的年轻姑娘依依地靠拢上来，用钦佩的眼光向着方剑林轻声道：

“方先生，你真行，一点都不怕哩！”说话的这对姑娘是亲姊妹，一个约莫20岁，叫解鸿芬；一个小她一两岁，叫解鸿英，她们是上海一个富商的女儿。此次回北京师范大学销假，途中与方剑林同座相识，一路颇为投机。

“不准说话！”“老当家”凶狠地吼了一声，然后更放大嗓门向着众人说：

“现在，我们‘大当家’给大家说话。”说着间，从土匪队伍中上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高挑青年，精瘦的身材，倒也眉清目秀，衣冠整洁。他清了清嗓子，朗声宣布道：

“敝军军饷不足，不得已出此下策，还望大家海涵。现在，请大家跟我回寨作客，目的是敬请诸位捐助。数目嘛也不强求一致，三等客人每人捐 2000 元，二等客捐 1 万元，头等客捐 3 万元，洋人嘛每人 5 万元。请各位写信回家，备款来赎。”说完，他把手一扬，数百个喽罗便拥将上来，硬推搡着中外旅客离开火车往山里走。稍有迟疑的，便一阵拳打足踢、用抢托子赶。

那解鸿芬、解鸿英两姊妹自恃有方剑林在旁，胆子壮了许多，一路上骂骂咧咧不停。而土匪们对众人都是穷凶极恶，偏偏对这两姊妹的闹嚷声装聋作哑，引得方剑林及大家暗暗好笑。

事件发生在临城、沙沟两站的中间段，但只有临城车站驻有两连军队。事发后，早有消息报到这里。这里的军事首脑是陆军第六旅第一团第一营营副颜世清。报消息的人说，是抱犊崮的土匪下山劫的车，铺天盖地的人，大致是倾巢出动吧？颜世清听了暗暗叫苦，因为抱犊崮孙美瑶匪帮足足有 3000 人之多，个个彪悍骁勇，自己统率区区两连人出面阻挡，无异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可是不出面，又有失职之嫌，于是便唤来一名排长令他去夺回人质。这排长倒也心领神会，明白颜营副无非是走走过场，遮人耳目而已，也就带着自己的一排士兵，慢吞吞地去到出事地点，下令一致散开。此时抱犊崮土匪实际只出来 800 来人，正由“大当家”孙美瑶带着，押着 300 多“肉票”，离开铁路缓缓东行。他们见了三四十名官兵，并未放在眼里，仍不紧不忙地走自己的路。官兵见了土匪，也不开枪，更不靠前，只是远远相随而已。这可笑的局面，维持了大约一个时辰。这时，远在鲁、苏交界处的驻韩庄的陆军第六旅旅长闻得报警，方气咻咻地派出两连人马前来拦击，这才和土匪真刀真

枪地干将起来。

抱犊崮土匪“老当家”叫孙桂枝，是孙美瑶的叔叔，处事果断而又火爆蛮横。他眼看自己的队伍如蚁爬行，且有不少“肉票”不断落入追兵之后，十分恼火，大声喝斥喽罗用强力驱赶“肉票”择山路疾行。一时里山野之间喊天抢地，哭声入云；呼儿唤女，一片喧嚷之声。匪徒中有一个被唤做“郭当家”（山东土匪头目都互称“当家”）的又在纷乱中献计说，可将队伍布局略作调整，即每“票”以两匪相挟，总体上则将“华票”安排于前，“洋票”置之于尾，使官兵恐误伤“洋票”而投鼠忌器，不能尾随开枪。孙美瑶觉得是个好主意，当即迅速按此变换队形，果然奏效。那驻韩庄的第六旅旅长原只是听报洋人被绑票，难脱干系，才派兵驱车策马火速追赶。但孙美瑶等将队形这一改变，再去死硬相拚，誓必殃及洋人而违反初衷，更吃罪不起。于是两个带兵连长只得下令停止追击，在明亮的月光下，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土匪裹挟着 200 来名“肉票”，朝着抱犊崮方向呼啸而去。

深山避雨，方嫂夤夜话传奇

时适直系军阀独霸北京中央政府，总统虽是黎元洪，国务总理为张绍曾，但统统不过是傀儡而已；执掌实权的却是直系军阀的首领、直豫鲁巡阅使曹锟。曹锟和直系军阀的后台则是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此次抱犊崮土匪所绑 40 多名“洋票”，即分属英、美、法、意、墨诸国。消息传到北京，立时在中央政府内部造成一片慌乱。曹锟唯恐主子震怒而危及统治（何况他此时正在加紧踢开黎元洪、张绍曾，准备贿选总统的部署，亟需要

主子的首肯与扶持呢),因而首先发布一道通令,将直接负有管辖责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陆军、内务两部议处”,以向洋主子作个姿态;同时又着令田中玉戴罪立功,代表北京政府前往与抱犊崮相距不过五六十里的枣庄,与孙美瑶直接谈判,从速营救洋人“肉票”。又令山东军务帮办郑士琦、山东交涉员冯国勋临时移驻枣庄,便于就近联系。田中玉又向江苏督军齐燮元求援,向他借来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至枣庄襄助谈判事宜。与此同时,田中玉还加派了陆军第五师及第六混成旅的步队、马队向抱犊崮摆出四面包围的态势;并贴出劝喻的布告,希图孙美瑶能知难而退,放回“洋票”。而被绑架外侨所属的各国领事则恐伤害同胞生命,纷纷向北京政府及山东与枣庄市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勿对孙美瑶操之过急,以确保“洋票”能完好出山。

抱犊崮属于鲁中南低山丘陵的一部。这些低山多属海拔500—600米的石灰岩,山不高,却巉岩峭壁,高矗云端,山石突兀,峻峭神奇,令人惊诧不已。由抱犊崮往临城操小路约莫一百二三十里,对于那些成天在山间林盘间周旋打劫的土匪们来说,乃如履平地——仅用了一天一宿就徒步奔袭到临城铁路线侧;但是,对于大多数足不出户,习惯于乘车坐轿的城市殷实人家来说,走这百把里山路,不啻于服漫漫苦刑,更何况其间还有数十名羸弱的妇孺。因而先是一路哭声、叫苦声、叹气声,到后来都筋疲力尽,累得只有喘息功夫,只是一步一挨地向前机械运行了。

此时,桔黄的月亮渐渐西沉,荒凉的山峦上空,灰蓝的苍穹已在熠熠闪光。终于,一轮鲜红的太阳从越来越近的那一大片方形岗峦——那就是令鲁中南人望而生畏的海拔八九百米

的抱犊崮主峰——后冉冉升起，冲破了轻纱般的蒙蒙雾霭，将它那温暖和煦的光芒投射在这一支狼狈不堪的队伍身上。

“呜——”突然响起了沉闷而令人兴奋的海螺声，土匪们都停止了脚步。原来孙美瑶看看已远远甩脱了追兵，而眼前这支队伍实在疲惫已极，于是下达了休息令。这200多名“肉票”也学土匪们的样，都慵倦地散落开来，纷纷择树荫、岩隙处躺卧起来。有的先前未及写信回家的，则借机互借纸笔，就着膝盖、提包或大石写将起来，边写边哭。又有一些小喽罗去逐一收检信件，再一并交到“郭当家”手中。

那解鸿芬、解鸿英两姊妹分别向上海与北京各写了一封信后，便起身去寻到一处正“咕咕”冒水的山泉，高兴极了，先捧掬着喝了几口，然后从随身携带的小书包里翻出毛巾，洗了阵脸，便觉有了精神。她俩仔细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势，看见土匪们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山林，但四周却仍布有不少游动的岗哨，不好脱身，便又快快地回到“肉票”队伍中。她俩看见在一处山岩下，几个土匪正围着《申报》记者方剑林比比划划，便走了过去。原来土匪们掏出从“洋票”那里抢来的一些刻有洋文的珠宝，请方剑林评估呢！只见一土匪举起一枚硕大无比的剔红钻石，听那方剑林不屑一顾地说：

“上面写着，是仿品，一块玻璃石，只值两三角钱。”

那土匪怔了一怔，半天回不过神来。又有一土匪取出一只亮晶晶的金戒指，又来向方剑林讨问：

“你这也是假的，黄铜打造的。时髦的洋人都兴戴假的，值三角吧！”方剑林接过来瞟了一眼上面的英文说。这土匪也叹了一口气。又一个土匪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黄澄澄的带链怀表，可怜巴巴地发问：“这可是金表吧？”

“让我瞧瞧！”那解鸿芬、解鸿英两姊妹看着方剑林欺诓土匪，很觉好玩，都争抢着来瞧这只金表。

“你们也弄洋文？”土匪狐疑地问。

“咋不会！”妹妹解鸿英不由分说，从土匪手中一把抢过金表，装出认真辨析的样子，嘴巴里叽哩呱啦了一阵，然后颇感失望地说：

“假金表，镀金 24K，管一个大洋吧！”

姐姐解鸿芬也连连附和称是。

土匪不信，又递给方剑林，方剑林亦说是假，土匪们只好自认倒霉，连骂洋鬼子小气。

方剑林他们的这番逗趣，被离此仅两三尺远的一胖一瘦的两个英国人瞧见，心里直乐。先前举钻石的土匪这时又侧转身，指着那胖胖的英国人问方剑林：

“听说这胖洋人是督军？”

方剑林闻此暗暗好笑，因为中国有督军，土匪们便以为外国也有督军呢。于是决心再要耍他们，便板着面孔说：

“那两个人你们可要小心侍候。那胖子叫约翰，确是个督军。瘦子叫亨利，也是个巡阅使，都管着千军万马哩！不小心惹恼了英国政府，谨防又来个八国联军闹中国呢！”

那几个土匪先是一脸的肃穆、敬仰，听到末句，又一个个面面相觑，露出胆怯的神色。一个赶忙去报告了正在不远处商议事情的“大当家”、“老当家”和“郭当家”。远远地听见“老当家”孙桂枝说：

“怕个屁！有外国督军、巡阅使在我们手头，看他曹锟不给我们送个千两万两黄金来才怪呢！说不好就把这两个洋将军撕了，八国联军要打，首先是北京城，离我们这里远着呢！”

孙桂枝态度虽仍强横，但重新起程时，却叫喽罗在山间农户家寻了两张木椅和几根竹木，绑扎成像川人的“滑竿”样的凉轿（北方民间作此称），请那两个外国“将军”坐上去。那约翰与亨利倒也不推让，大模大样仰天睡卧在上面，让喽罗颤悠悠地抬着行进，令众“肉票”羡慕不已。

这样走了一天，虽说那黑魆魆的抱犊崮已近在咫尺，却总是未能进入。傍晚时分，山林中忽然刮起大风，一时天昏地暗；继而又鸡蛋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毫不留情地击打着人，令人躲闪不及。一会又大雨倾盆，整个世界都消融在黑暗与雨幕中了。这千把人的长长队伍不由得加快蠕动，一口气奔了10多里，才进入抱犊崮山洼处的一个村庄，土匪们如同回到自己山寨一般，挨家敲门进去，唤醒山民，每户人家分配几个至10几个土匪和“肉票”，让山民们打酒烧火，煎高粱饼，煮绿豆汤，暂时将他们安顿下来。

方剑林和解鸿芬、解鸿英姊妹共三人被分配到村庄口处于山边的一座修筑得颇为结实的石墙茅草房中歇息。房主人是一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寡妇，也姓方，身材娇小，颇具姿色，土匪们唤她做方嫂。方嫂身边只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已在里屋炕上睡着了。

方嫂轻身将他们三人让进屋，在外屋坐定，看他们个个淋得浑身水湿，就迅速到里屋给他们拿干衣服来换。这5月的山区雨夜，气温很低，他们三个从头到脚直淌水，冰凉的衣裤紧绷绷地贴在身上，冻得直打哆嗦。

“这是我死去的男人的衣裳，恐怕短了些，将就着穿吧！”很快，方嫂就抱出一大堆衣裳出来，先递给方剑林一套，然后又给解鸿芬、解鸿英两姊妹怀中各塞一套，说：

“快把这身湿衣裳换下来，我这就帮你们烤干。”说完，努努嘴，示意两姊妹进里屋去换。那两姊妹抱着衣服却你推我让，总不肯一齐进去，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怕惊动里屋的小孩；最后，还是姐姐先进去了。这边，方剑林也顾不了许多，就当方嫂和解鸿英的面，脱得只剩下一条蓝色短裤，又匆忙去换方嫂给他的这套短襟衣、灯笼裤。方嫂也赶快拿过方剑林换下的西装及白布衬衫，去灶膛前烘烤。这边，解鸿英还一身精湿，一边等着姐姐出来，一边痴痴地瞧着方剑林那换衣服的慌乱相，心里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异感。

少顷，姐姐换好衣裳出来，俨然一副典型的农家少女装束；而青布小褂又显然瘦小了一些，挤得胸脯挺起老高。妹妹取笑了一下，也抱着衣服进去了。一会儿，只听得妹妹“哇——”的大叫一声，像见了鬼一样地逃将出来，上身赤裸着，下身还穿着她的湿漉漉的白花内裤，脸蛋吓得一片苍白。

方剑林和方嫂见状急急地奔进里屋，借着昏暗的油灯，看见一条三四尺长的青蛇正沿着小女孩睡着的炕壁蜿蜒上行，顺着屋檩很快就不见了。

“这蛇没有毒，不咬人的，我们都习惯了。城里人没见过，也难怪！”方嫂边推着方剑林出来，边笑着说。

外屋，解鸿英惊魂甫定。她看见方剑林出来，似乎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光着身子，原先惨白的脸上立时飞起两团红晕。她用双手紧紧地遮住那一对半圆锥状的青春乳房；可是，它们仍从手指缝间纷纷饱绽出来。她的双肩圆润细腻，还在微微颤抖，长长的颈项柔嫩得像天鹅一样。黑油油的长发如瀑布般一直垂到胯间。她周身皮肤白皙柔嫩，两条颀长而丰腴的大腿充满美的韵律……

方剑林一时也惊得说不出话来，竟与她两目相视，彼此手脚无措，都不知怎么办才好。

“快穿上，不要凉了身子！”还是方嫂将衣裳从里屋拿了来，递给解鸿英，才打破这一难堪场面。那方剑林这时也才猛地领悟到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让解鸿芬帮助妹妹穿上了同她一样的农家女装。

过了半晌，方嫂烙好一大张煎饼，熬了一大盆绿豆汤。三个边吃边与方嫂拉起家常来。说话间，方剑林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便问方大嫂：

“这里也属‘大当家’的范围？”

“你们想逃？”方嫂似乎一眼看穿他的心思，在灶膛前一边翻烤着湿衣裳一边说：

“这儿8座山岗，从山顶到山脚的10来个村庄，都可以说是土匪村。不过，我们彼此相处倒还和睦，也因此少了官府和官兵的许多骚扰。只是我们平时常要帮他们照管些‘肉票’，一个也少不得的。而且这里四面都驻扎着土匪，想跑也跑不脱的。即便有跑掉的，一抓住就会‘撕票’，犯不着哩！”方嫂一脸忠告的神色，令方剑林不得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你们‘大当家’的还有些通情之处，大概不是惯匪出身吧？”解鸿芬见状转过话题问道。

“当然不是，他原先是附近孙家庄的一个大户；后来他来到抱犊崮，一不是穷无所归，二不是寻路发财，而是为了报仇雪恨，专和贪官污吏作对。”方嫂一见问起“大当家”孙美瑶，立时来了精神，像抖搂自家家底一样地向方剑林三人详细地道出一段传奇故事来。

原来从1918年秋冬开始，整个中国都陷入了空前未有的

军阀大混战中。四五年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东半岛被皖、直、奉三派军阀你争过来，我夺过去，省长、督军走马灯式地换着，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山东的各派军阀都抓紧在自己极为短暂的任期内拚命搜刮民脂民膏，而丝毫不问民众生计疾苦，搞得依山（太行山）夹河（黄河）傍海（渤海、黄海），原本富可敌国的山东大地遍地哀鸿，民怨鼎沸。与之相应，山东省内的土匪四起，成股落草、占山为王者众多，也便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而抱犊崮处于鲁中南低山丘陵腹地，群岗相拥，山势险峻，且离津浦线较近，便于掩藏与出击，因此，落草土匪也最多。但是土匪们平时里对抱犊崮附近的村庄及公路采取“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做法，只是遇到“生意”特别冷清，影响到生存时，才去向附近富家大户们商借粮食。孙美瑶家原是距抱犊崮西数里远的孙家庄富户之一，兄弟五人，以美珠最长，美瑶最幼。抱犊崮的人向孙家借粮，美珠从未拒绝过。而官兵平时对一般劫案，则采取不报不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是觉得事情严重了，才派队伍去抱犊崮附近巡行一番，却不敢进抱犊崮山寨半步。而且每每还要拖宕数日才能出发，并有意无意地向外透露讯息；估摸到土匪已闻风而逃，这才大摇大摆地开进报案的村庄。而就报案村子来说，则照例要宰猪杀羊美酒奉迎，还要提供本村户口簿与土地册，供官军清查搜寻。官军则按图索骥，择肥而噬，凡稍有资产的人家，都要进去翻箱倒柜一翻；其间自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金银首饰衣物，是见啥拿啥。倘有主人家不服，引起争执，官兵便会一口咬定户主通匪窝赃，一条大绳捆绑起来押解回城，没有巨款来赎，是难以再返乡梓的。对官兵的这套做法，识相者往往大军一到，便先通关节，早早破费些钱财，但求平安无事。也有确实

通匪窝赃者，便因此而蒙混过关，依旧做他的大大“良民”。末了，官兵则拘捕几名赤贫可欺者回城交差，所谓“清匪”便算大功告成。所以当时抱犊崮附近民间有句痛言，叫做“宁被土匪劫掠，莫被官兵搜巡”。

不用说，抱犊崮下的孙家庄大户孙美珠在官兵“清匪”行动中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搜刮的对象。加之孙美珠曾数次借粮给山寨，而被官兵抓住把柄，不断轮番勒索，一两年下来，便把七八顷粮田尽数断送掉了。孙美珠先前曾在毛思忠部下做过营长；后来部队解体，遣散回乡，竟受着先前的同道的如此欺侮，难以咽下这口气，竭然病倒下来。一日，他在病床上唤来四位弟兄，愤愤说道：

“匪来借粮，不借则结怨于匪；借了则受官兵陷害，左右为难。眼看我们的田产已光，将来的日子更难以估算。倒不如索性落草，和做官的反抗，总还可以图得一头痛快。”

兄弟四个有三个都不愿投到这条绝路上去，听了大哥的话都默默无语。而美珠也是一时激愤，见大家不附和，只得长叹一口气，挥手叫众兄弟离去。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兄弟中最小的老五美瑶一向年少气盛，平素对官兵肆意敲诈勒索一直耿耿于怀，见兄长们竟一时软塌下来，便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潜到后院放起火，顷刻间大火汹涌，众兄弟与家人只抢出些值钱的家私细软。美珠见事已至此，已无退路，便合家上山入伙。抱犊崮土匪闻之欢欣鼓舞，竟改拥孙美珠为首领，称“大当家”，一则为报答他先前接济之恩和此次举家入伙之义；二则也早盼着能有一位通晓军事指挥的人出面掌舵。不料美珠入伙不久，就在1922年于津浦路上同官兵的遭遇战中弹身亡。可恨尸首被官兵抢去，割下首级，示众于临城车站，